



# 35年前，我和白市驿空难擦肩而过

□李正权

## 1 晚到的222号客机

1988年1月18日晚上。重庆白市驿机场。天阴沉沉的，看不见一颗星星，四周的山岭黑乎乎的。山间公路有汽车驶过，那车灯的光柱划破黑暗，给人以无尽的遐想。

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的接机者，终于松了一口气——从北京飞回重庆的航班，起飞了。来接机的大多是各单位的司机。几个司机围在一起，抽着烟，连龙门阵也懒得摆了。有人在叹气，有人在埋怨。也难怪，本来是下午3时左右就该到的飞机，天黑地黑了还不见踪影，等上八九个钟头，谁不烦躁？

时间在无聊中一分一秒地过去，9时，10时……

突然，西北面远处的山岗上，有红光一闪，接着是爆炸的巨响。然后，夜空中冲起一股烈焰，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。

不知是谁最先明白过来：糟糕，飞机出事了！

这时，候机大厅的大挂钟，正指在10时17分上。

出事的，正是222号伊尔18型客机。

从北京飞回重庆的222号伊尔18型客机，本来应当是下午1时30分起飞的。那天上午，这架伊尔18从重庆飞到北京后，就发现起落架有问题，于是就进行修理。这一修就修到天黑，晚上8时过才从首都机场起飞。等飞机的人等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一个个等得烦躁、火冒而又疲惫不堪。

应当说，这架伊尔18是一架好飞机。60年代初从苏联买回来，后来又专飞成都到拉萨，经受过世界屋脊航线的考验。到1988年，规定的使用寿命周期也尚未到期，且不久前又进行了大修。1月18日这一天，机上有两班机组人员，都是经验丰富的老牌飞行员。

然而，飞机还是出了状况。

晚10时过，飞机飞临合川上空，开始下滑，准备在白市驿机场降落。10000米，5000米，3000米……突然，4号发动机失灵，熄火！

白市驿机场建于上世纪30年代末，地处歌乐山与缙云山之间的山谷中，发动机失灵，在白市驿机场降落是非常危险的。因此，机组立即向机场指挥所报告，请求改在成都机场降落。机场指挥所立即同意。于是，222号飞机拐了一个弯，又向西北方飞去。

飞机飞到璧山上空，突然，1号发动机又失灵，熄火。两台发动机失灵，要飞到成都去是不可能的了。于是，机组立即又向机场指挥所报告，要求返回重庆机场降落。机场指挥所立即回答同意。222号飞机又拐了一个弯，向白市驿机场飞来。

后来，飞机即与地面失去了联系，那时，已是晚上10时16分。

出事的地点在巴县金凤乡虎岩村小古城(现属沙坪坝区)。飞机急剧下滑，撞在这座高约20米的小山坡上，在那上面留下一个约20平方米的大土坑，坡顶上3根1万伏的高压输电线杆被撞断。飞机立即解体，机头冲向山坡，爆炸燃烧。机舱栽在坡下的水田中，不少乘客被抛出，散落在水田里、田坎上，机尾掉在机舱后面，那方向舵高高翘在空中。

机上98名乘客、10名机组人员，共计108人全部遇难。

乘客中有外国人4名。

乘客中重庆地区的42名，笔者所在的企业即有3名，其中就有我的同事王刚。

伊尔18定员98人，这一天恰恰满座，竟无一虚席！

失事现场哭声一片。

## 2 鬼使神差的机票

我和王刚是一起上北京的。那时我在望江厂工作。望江厂有一个科研项目，当时还是绝密的。为了向上级领导提供研制情况，要搞一部录像，资料带必须送到北京去。工厂本来准备让王刚一个人去，厂长都批了“飞机往返”。但第二天又变了，要王刚坐火车去。坐火车必须二人同行，于是就喊到我。厂长对我说：“坐飞机危险，万一出了事，人和资料带将无一幸免。”之后，还嘱咐我：“你们一定要一起去，一起回来。”

就这样，我和王刚两人坐着火车到了北京。在北京，我们忙了半个月。事毕，回渝，本着节约的意图，我们决定去买火车票，很早很早去，那售票厅里就挤满了人。我找人帮忙，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卧铺票，窗口即挂出卧铺票已售完的牌子。我和王刚商量，我说再买一张硬座票，卧铺他晚上睡，我白天睡，只是一个晚上，好对付，还可以节约一笔钱，去买一个北京烤鸭在车上吃。不知他怎么想的，说：“算了，反正回去可以报账，我去买张飞机票。”他主意定了，我劝不转他，他便乘车到北京东四民航售票处去了。其实，我没坐过飞机，也是有有着要坐的欲望的。

他赶到民航售票处，竟买到了18日的飞机票。那天是1月16日，星期六。那时的飞机票是需要提前三天开卖的，1月15日下午就卖完了。王刚买到的那张票，是别人退的。

后来知道，重庆一所高校的校长和几位教授去北京开会，会完后便买了飞机票，还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，要学校派车去接。星期六，校长和教授们无事，便上街去闲逛，居然遇到了校长的一位老同学，就这样，校长被老同学留在了北京，他的那张机票在退票后被王刚买到了。

真是鬼使神差，真是那么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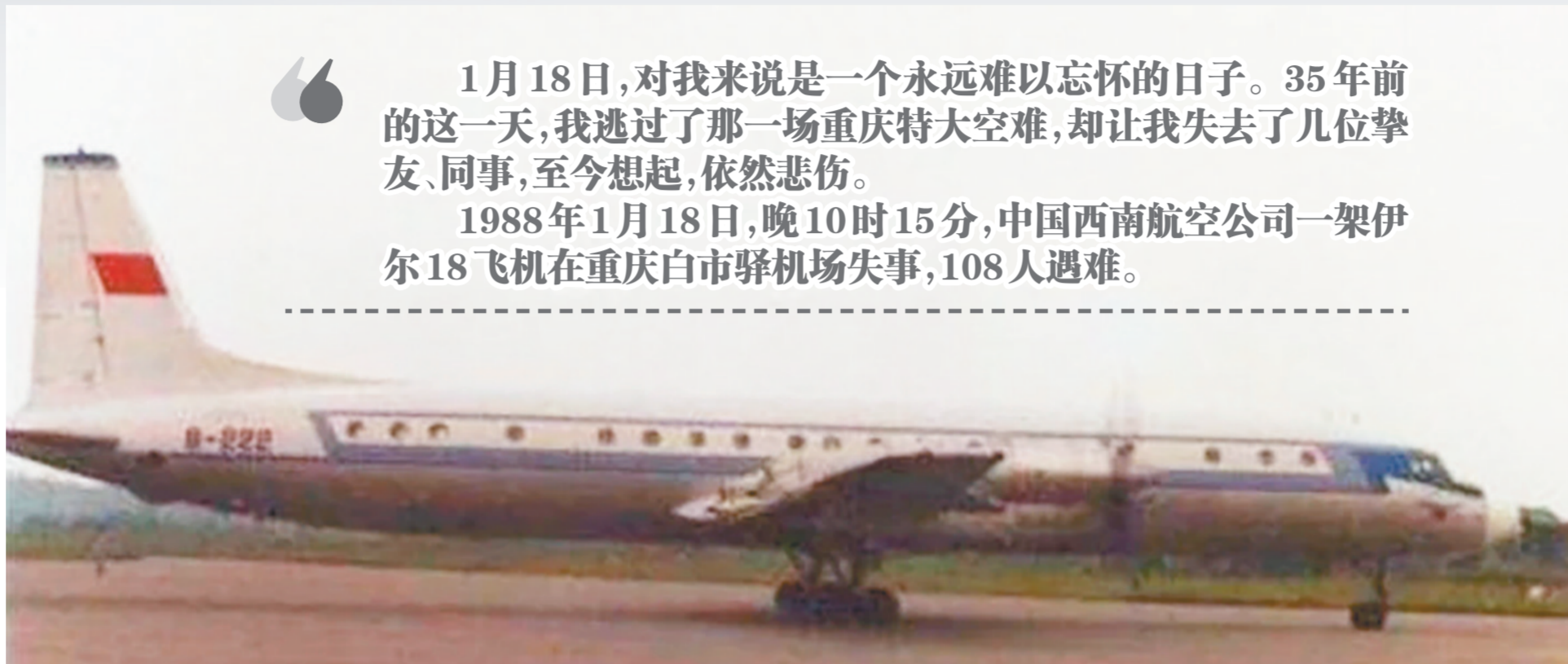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办公室接到北京来的电报，便派车子于1月18日去机场接人，司机等了八九个小时，等来的是飞机爆炸的巨响，是飞机燃烧的火光。当晚他起回学校，校长和那几位教授的家属得到噩耗，立即沉溺到无限的悲痛之中。校长的夫人哭得死去活来，竟昏死过去。于是，学校又把她弄到急诊室进行抢救。医生一查，又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只是输液。

校长在老同学家耍了两三天，从报上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，那一刻，他站在街边，只觉得脚都有些发软，心头空荡荡的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回过神来。他突然想到家里人，立即用百米赛跑的速度，赶到邮电局，发了一个加急电报到学校。

学校传达室的人接到电报，一看是校长打来的，竟激动得吼道：“校长没有死！校长没有死！”

那时，校长夫人还躺在病床上输液。得知消息，竟翻身坐起来，一把扯下针管，跳下床，把电报对着大雾后的艳阳看了看，然后一转身，便跑出病房！



伊尔18客机资料图



1·18空难坠机现场，近处一人为重庆广播电视报摄影记者黄勇智先生。



民警和武警官兵赶赴现场执行搜救任务



一截B-222号飞机残骸

## 3 莫名其妙的预感

我是幸运的，校长也是幸运的。

我是1月18日上午9时的火车。和王刚分手时，他还在床上。我说：“如果你回到厂里，给我老婆打个电话，说我要多待一两天才回厂。”

走出大门，我突然惊了一跳：我怎么说“如果”呢？重庆白市驿有雨？有雾？那么，说不定我还会先到家呢。来北京前，厂里的一位老总从北京返渝，在首都机场竟等了三天，把他等得冒火。他给我讲：“冬天最好不要坐飞机，欲速则不达。”难道我能预感王刚也会遇上那老总的遭遇？也要在北京待上两三天？

我买了一本《新华文摘》在火车上消磨时光。晚上，我很早就躺下了。火车摇晃着，我便模糊了。

我好像看见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，我好像觉得我是在

飞机上，黑暗中只有火车像一条巨龙在飞驰，车前的探照灯光射出的光柱，照亮了山野；我好像看见王刚抱着那黑色箱包(里面有宝贵的录像带和文字资料)，正向我砸来，他似乎还在喊：“给我带回厂去！”那黑色箱包从天上撘下来，竟一直落到我怀中。于是，我被惊醒了，心跳得厉害，越想越有些害怕。

一股不祥的阴云笼罩着我。

十次列车九次晚点，那一次却正点到达。回到家，妹夫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架飞机在白市驿坠毁。我惊了一跳，急问：“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？”他说：“是小飞机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：“是小飞机就好。昨天我们厂有三个人坐飞机从北京回来(另两人是办其他事的)。北京回来的飞机，肯定是大飞机，而且还是下午的。”

匆匆扒了点饭，我给一位朋友送从北京带的东西。推开她家的门，电视上正播空难的新闻。正是王刚他们坐的飞机！我把东西往朋友杯中一塞，转身就跑，只留下：“糟糕！”弄得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。

第二天很早我就回厂，老婆已经知道我躲过了灾难，没有哭。才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却又哭又笑的。

我去办公室，路上的不认识的人们在议论空难之事。有人说，那活着的人之所以坐火车，是因为他是工人，没有资格坐飞机；也有人说，他们两个划剪刀石头帽子包，被王刚赢了；还有人说，王刚想早点回来，请他吃了半斤烤鸭肉，他才让出了飞机票……

我听着，哭不是，笑不是，真想对着那些议论的人吼一句：不要胡说八道了！

## 4 无法忘却的怀念

空难发生后才一个半小时，重庆市政府及公安部门负责人就赶到了白市驿机场现场。国务院领导同志极为重视，李鹏代总理立即派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飞抵重庆，组织调查并处理善后事宜。19日便成立了现场指挥部，1000余名公安干警和驻军战士，以及当地的农民、市内医务、消防、民政等人员积极维护和清理现场。到20日，108名遇难者已全部清理完毕，飞机上的黑匣子也已找到。到23日，108具遗体也基本辨认完毕，并陆续火化。

我厂三位死难者的遗物也都找到了，王刚大衣里的几个硬币没有丢失。那几盘录像带也找了回来，只是损坏严重，已失去作用。不过，那都是复制带，原版带尚在北京，因而算不上什么损失。只是逝者让人伤痛。

36名法医和有关技术人员连续工作了4个昼夜，才基本上辨认完遗体。怕死者的直接亲属过分伤心，不让他们去看遗体。去看过的人回来讲起，无不唏嘘抽泣。

后来，我为王刚写了一篇特写《黑色箱包》，发表在《神剑》1990年第2期上。

但是，直到现在，每当我想起那胖嘟嘟的始终带着笑容的脸，我心中就不平静。我禁不住地想，从一个发动机失灵、熄火，到飞机坠毁前的那几分钟，他在干什么？他是怎样想的？他埋怨我吗？他后悔没听我的话吗？

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答案了！

空难后5年，我才有幸坐上飞机。是一架麦道82宽体型飞机，有200多个座位。当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，我想起了“1·18”，想起了王刚，想起了那108名死难者。我心里有些紧张，但很快就平息下来。飞机离开跑道昂首冲上蓝天。原来，天上是这么的美啊！那云海云山，奇异瑰丽，仿佛仙山佛景，一望无边。两千公里路程，两个多小时就到，多么方便，多么快速。

那以后，我又坐过几次飞机。每次我都默默地为“1·18”空难的死难者们祈祷：请安息吧，安息吧！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未经授权，请勿转载。

重庆晨报《朝天门》征稿启事



“一片土地，流淌两条大河；一张报纸，风行一座城市”。

2023年起，《重庆晨报》将全新改版，全面提升报纸的品相、品质和品味。推出《朝天门》副刊，新增文史、《故事荟》板块，以丰富知识，拓展视野，满足读者对高品质阅读的需要。

如果你有史料秘闻、神话传说、今古传奇、人文地理、红色经典、人物传奇、历史谜案等故事性强，富有感染力的稿件和照片，请发给我们。也许有一天，你提供的故事、照片，就能成为《重庆晨报》的主角。

投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(需提供银行卡开户行)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  
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  
cqcbgsh@126.com

